

山東流亡學生與 713 事件七十周年紀念特展

展示腳本

展覽核心問題意識：

「陽光、沙灘、海浪、仙人掌…」是 1979 年葉佳修所創「外婆澎湖灣」裡的歌詞，隨著音樂的流行廣布，也成了大多數人對澎湖的基本版印象。然而，在這首歌曲誕生的 30 年前，有一群年輕學子因國共內戰自彼岸中國坐船來到澎湖，為自己尋一條生路，為自己謀求學之途，卻也因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這些學子受到的遭遇，在澎湖這島上留下了不平靜的一頁黑歷史。

不平靜的這一頁，我們稱之為「713 山東流亡學生事件」。我們藉著爬梳當事人留下的回憶錄，來拼湊出 1949 年他們在澎湖的記憶地圖。其中，有克難中席地就學，剃頭被迫當兵，有目睹被害的事件，當事人被刑求的記憶，也有生病被照顧的溫馨片段，刑求後受陌生人一碗水的感恩回憶。

有人疑慮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這事，再提起傷口，會不會挑起衝突，會不會玷汙這個旅遊勝地？然而，過去已發生的錯誤不會簡單地在歷史中消失，而會成為不斷糾纏著的傷痛。我們拼湊出山東流亡學生的記憶，是對那個時代的一種尊重，也更相信唯有重述建構真相，真正的和解與正義才能實現。

展示架構：

單元二、山東流亡學生的澎湖記憶地圖

2-1 馬公國小

2-1-1 教室即宿舍

2-1-2 禁閉室初體驗

2-2 澎湖防衛部司令部

2-2-1 哇哇大叫

2-2-2 維護權利的血腥代價

2-2-3 誰是老大

- 2-2-3 暫時的奉調
- 2-3 馬公大街
 - 2-3-1 天堂到地獄
- 2-4 馬公蔣公行館
 - 2-4-1 假造逮捕陷害的根據
- 2-5 省立澎湖醫院(今署立澎湖醫院)
 - 2-5-1 師生情誼篤厚
- 2-6 牛心灣&小池角&緝馬灣
 - 2-6-1 127.6cm：日本三八式步槍高度
 - 2-6-2 牛屎為伴、膠鞋為枕
 - 2-6-3 畢生最好喝的一次水
- 2-7 漁翁島內垵國小
 - 2-7-1 告別學生生涯
 - 2-7-2 風雨前的閒情
 - 2-7-3 剃光頭儀式
- 2-8 桶盤嶼
 - 2-8-1-地囚裡的刑求
 - 2-8-2-罪惡嶼裡的遊戲規則
- 2-9 湖西
 - 2-9-1 匪諜的帽子

展示腳本：

<p>單元二、山東流亡學生的澎湖記憶地圖</p>		<p>重點/展示手法建議</p>	
<p>70年前，1949年有一群年輕學子因國共內戰自彼岸中國坐船來到澎湖，為自己尋一條生路，為自己謀求學之途，卻也因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這些學子受到的遭遇，在澎湖這島上留下了不平靜的一頁黑歷史。</p> <p>不平靜的這一頁，我們稱之為「713 山東流亡學生事件」。我們藉著爬梳當事人留下的回憶錄，來拼湊出 1949 年他們在澎湖的記憶地圖。其中，有克難中席地就學，剃頭被迫當兵，有目睹被害的事件，當事人被刑求的記憶，也有生病被照顧的溫馨片段，刑求後受陌生人一碗水的感恩回憶。</p> <p>我們拼湊出山東流亡學生的記憶，是對那個時代的一種尊重，也更相信唯有重述建構真相，真正的和解與正義才能實現。</p>		<p>參觀者取一張寫著山東流亡學生的澎湖記憶地點&事件(次子標題)卡，透過卡片至「山東流亡學生的澎湖記憶地圖」，了解發生地點所在位置及其故事。</p> <p>輸出</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山東流亡學生的澎湖記憶地圖」 2. A4 大小封面為次子標題，第二頁內容為當事者文獻資料。用護貝可掀開式處理，供參觀者對照卡片翻閱。 3. 在每一故事卡旁設一按鈕可連結地圖事發地點（LED 燈亮起） 4. 將每則故事用語音錄製，編成 QR CODE 供參觀者掃描，多一種閱聽方式。 	
子標題	次子標題	展品及說明	出處
<p>2-1 馬公國小</p>	<p>2-1-1 教室即宿舍</p>	<p>教室即宿舍</p> <p>一、……幸蒙馬公國小將所有教室借給三分之二。近二千師生教學、辦公、住宿等房舍之分配：男女區分教室兩排，男在外第一排；女生在內第二排。…所謂教室，亦即宿舍。男女各生席地而臥。天寒蘆草為褥，幸有軍方換季，庫存黃色縐襖（軍服）每生救濟一襲，起為衣、臥為被。惟幼年男生穿著尺度過大，無不雙袖過膝。</p> <p>上課時，逢晴日皆集戶外場地，以脖繫盈尺木板為課桌，以甌塊為座椅，按材料分科授課，五人平均一本書。若遇風雨，皆就宿舍兼教室內授課。男女各生，各在各寢室內，席地盤坐受</p>	<p>苑覺非，1983，〈澎湖防衛部子弟學校遷建彰化縣員林鎮更名教育部特赦員林實驗中學〉，《山東文獻》8（4）：99</p>

		教，秩序井然。…	
	2-1-2 禁閉室初體驗	<p>禁閉室初體驗</p> <p>某天副連長帶隊到馬公市買菜，等船回漁翁島已是下午兩點多，我向副連長請假到子弟學校看望老師，他猶豫了一下就准我假。我離開到張敏之校長住處附近，路邊站了很多士兵有的持槍，問我要去哪裡。衛兵口氣很不友善不讓我過去，我不理他直接往前衝，他們把我攔住送到營部。走不遠迎來一位軍官，士兵把經過告訴了他，他把右手放在我的胸口上摸我的心跳，我認為這是一種對我的侮辱，我掙脫右手打了他一拳，大叫：「你侮辱我」因為有士兵拉著所以沒打到他。「這小子好兇，把他送到禁閉室關起來」。這是我第一次失去自由，進門一看裡面已經關著七月十三號抓進來的三個人。</p> <p>第二天我連的副連長保釋我出來，他責備我叫我不要亂跑，我解釋自己沒有亂跑，是他們不講道理。副連長教訓我：「你這個脾氣不改，將來有得苦頭吃。」</p>	劉廷功，（歷史的烙痕（上）），《山東文獻修訂版》15（4）：24-25
2-2 馬公防衛司令部(澎湖防衛部司令部)	2-2-1 哇哇大叫	<p>哇哇大叫</p> <p>長子孟慶康，山東聯合中學初中部。在 38 年 7 月 7 日上午乘船 34 小時後，到達澎湖，住進馬公防衛司令部一個大操場對面的一排三層樓房的二樓上，對面就是大操場的司令台。7 月 13 日軍方召集學生，在大操場上集合，四十軍二十九師的師長韓鳳儀，帶了百多名徒手大兵，他和大兵都穿著草綠色的短褲褂。他上台宣布學生要編兵，學生聽了，紛紛站起來說：我們是來</p>	孟憲蘊，（我的長子孟慶康也在澎湖被編兵），《山東文獻》23（1）：123

		<p>台灣讀書的，我們不是來當兵的。就有些學生背起書包向大操場外衝去，適時司令官李振清帶了警衛連，在操場大門（缺口）架起幾挺輕機槍，對準學生，學生就都回來了。李振清上了司令台，仍是要學生當兵，學生紛紛搶著講話，李振清指示要講話的學生代表上司令台，學生們爭著上去，李振清下令站在他前面的衛兵，突然用刺刀刺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其他學生看到有兩個被大兵刺刀刺得哇哇大叫，混身是血的時候，都嚇呆了，誰也不敢再站起來說話了。</p>	
	<p>2-2-2 維護權利的血腥代價</p>	<p>維護權利的血腥代價</p> <p>澎湖部司令官李振清，召集馬公島上的同學，在大操場集合訓話，宣布編兵。同學們指責司令官違約，發生衝突。李振清惱羞成怒威脅說：「不贊成的到司令台上講話」他原以為學生不敢上去，未料有很多同學衝上司令台。他似早有預謀和準備，下令士兵用刺刀刺，結果造成流血事件，我們稱為「七一三」事件。</p> <p>此後常常有同學陸續被捕的傳聞，整個澎湖已經成為風聲鶴唳、人心惶惶的恐怖世界。</p>	<p>劉廷功，（歷史的烙痕（上）），《山東文獻修訂版》15（4）：23-24</p>
	<p>2-2-3 誰是老大</p>	<p>誰是老大~</p> <p>我對於他們的違約編兵，雖然感到遺憾，不過回想當初從匪區逃出來時，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拿著槍打回去，現在國家偏處彈丸之地，經營光復大業，青年雖犧牲學業，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是值得的。所以我對編兵不排斥，而且表現得很積極，曾被上</p>	<p>劉廷功，（歷史的烙痕（上）），《山東文獻修訂版》15（4）：24</p>

		<p>選為伙食委員，但面對這種恐怖措施的控制，有被騙被羞辱的感覺，心裡開始不平衡。</p> <p>有天在伙房里和排副焦大興吵起來，他把洗米的籬筐往地上一摔，指著我大吼：「我是排副，你是什麼東西，你有什麼資格管我」。</p> <p>「不管你是什麼東西，你在伙房燒飯，就是伙夫，我是伙委，專門管伙夫的，我管定了你」(當時三十九師有官無兵，以班長和副牌充任臨時伙夫)我不甘示弱和他吵了起來，幾乎要動武。副連長(他們都姓焦)走過來把焦大興罵了一頓，沒有責備我，我心裡很得意。</p> <p>然而事情並未就此過去，三天之後指導員召集全連開生活檢討會，同學們表示伙食辦得很好沒有意見。指導員一計不成再施二計，他說伙委太辛苦應該輪流，要大家重新選舉，選舉結果他提名得得零票結果還是我當選。指導員那雙大小不同的斜眼，睨出一道凶光，偽笑著說：「你不錯，很得眾。」檢討會不歡而散。</p>	
	<p>2-2-3 暫時的奉調</p>	<p>暫時的奉調</p> <p>記不清過了幾天，副連長叫我收拾東西到澎防部報到，我愣了一下。「是好消息，司令官調你去的，你何時認識司令官的？怎沒聽你說過？」我仍然懷疑，後來還是懷著一顆恐懼不安的心跟他到了澎防部，他叫我在司令部外面等，他出來之後又送我到譯電班。譯電班長官問了我的姓名籍貫之後，叫我找保。</p>	<p>劉廷功，(歷史的烙痕(上))，《山東文獻修訂版》15(4)：25-26</p>

		<p>「司令官叫我來的，就請司令官給我作保吧！」</p> <p>「不行，司令官不能作保」他一邊講話一邊翻公文。</p> <p>「你認識周畊莘這個人嗎？」</p> <p>「他是我的恩師」</p> <p>「你知道嗎？是周老師請求司令官把你調過來的，這裡有他的報告。」之後他給我一本密碼，要我保管好不能遺失，密碼要記住背熟，上課要學這個，我們已經開課一個星期，課餘可以自由活動，晚上可以到街上走走。</p> <p>我在附近看一看，這一天很愉快地結束了。</p>	
2-3 馬公大街	2-3-1 天堂到地獄	<p>天堂到地獄</p> <p>到譯電班之後的第三個晚上，大約十二點鐘我被值星官叫醒，他身後站著一個人，腰間掛一支手槍，手裡拿一張紙條。說是參謀長請我談話要我跟他走。走到警衛營營部，他叫我在石階上先坐一下，然後進去報告參謀長。後來從大廳走出一簇士兵，中間夾著一個學生走過我面前，命令我起來跟著走，原來是大禍臨頭了。</p> <p>走出小巷拐彎到了馬公大街，走在我面前的同學停著不走大喊冤枉，要求去見司令官。我問大喊大叫的同學是不是聯中的同學，「是！我是二分校的巴信誠」</p> <p>押解我們的軍官要我們登上一艘漁船，我們三個在船艙裡，後來甲板上大隊人馬到來突然熱鬧起來，每個人各自說著自己的遭遇。</p>	<p>劉廷功，（歷史的烙印（上）），《山東文獻修訂版》15（4）：26-27</p>

<p>2-4 馬公蔣公行館</p>	<p>2-4-1 假造逮捕陷害的根據</p>	<p>假造逮捕陷害的根據</p> <p>民國 40 年 5、6 月間，李振清在蔣公行館審問一位被強迫編兵的聯中小同學，姓名已不記得。他回憶：在 38 年夏秋之間，39 師一位河南人的連長及一位特務長召見告訴他：你們同學都拒絕編兵，因為你們為共匪工作，照規定都要槍決，唯你年輕有為，可以特別安排，但你要做一件事，始能脫罪。他起初不肯，威脅利誘下才屈從。特務長給他一金戒指，要他去馬公鎮街上賣掉，然後去刻“中共南下工作團”的印章。在編兵同學出操或打野外時，在他們內務包中偷取相片，交給特務長在假造的中共證件上貼上他們的相片，再加蓋中共南下工作團章，再假造名冊，作為逮捕陷害的根據。</p>	<p>徐啟明口述，王國璋記錄整理，（澎湖冤案又一章），《山東文獻》16（4）：89</p>
<p>2-5 省立澎湖醫院 (今署立澎湖醫院)</p>	<p>2-5-1 師生情誼篤厚</p>	<p>師生情誼篤厚</p> <p>本校特質特質與傳統精神</p> <p>本校締造於時局動亂、國勢岌岌之際是先有師生而後有學校……</p> <p>所以全體師生皆重實踐而不尚空談……。</p> <p>…其次師生情誼篤厚……曾記卅八年十月間在澎湖時，學生李長詢以腹膜炎等病住在省立澎湖醫院，病情危急。余一面親自去探望，一面堅囑該班導師率同該班學生，晝夜輪流，照料服侍。醫藥費用，竟超過全校半年醫藥費預算之總額。會計主任甚以將來報銷為慮。我當指示，救人為先，花費多少不必顧</p>	<p>王志信，1989，（澎湖子弟學校克難締造），《山東文獻》15（1）：35。</p>

<p>2-6 牛心灣&小池角&緝馬灣</p>	<p>2-6-1 127.6cm：日本三八式步槍高度</p>	<p>慮。將來報銷如有問題，我自當向教育部負責解釋。</p> <p>27.6cm：日本三八式步槍高度</p> <p>民國 38 年 6 月，我們山東聯中的學生分兩批從廣州乘船到了澎湖馬公，然後乘小船到漁翁島牛心灣下地，散住在附近要塞的山洞裡。</p> <p>在山洞裡，好像沒有住了多久，就到了小池角，編成三十九師 115 團一營一連，當了兵。</p> <p>.....</p> <p>山東聯中等學生初中部同學低於日本三八式步槍高度者，及女同學、老師職員、眷屬，成立澎湖防衛部子弟學校收容之，是為教育部特設員林實驗中學前身。(頁 9)</p>	
	<p>2-6-2 牛屎為伴、膠鞋為枕</p>	<p>牛屎為伴、膠鞋為枕</p> <p>一天晚上，在一被說是營部的獨立家屋裡實施夜間教育，... 等到大家都到齊了，營長腰裡掛著手槍，帶著衛兵，出現了，圍牆四周，一時燈火通明，步槍上著刺刀，衝鋒槍、機槍紛紛出籠，瞄準我們，我們見狀，才傻眼了，心裡面暗叫大事不妙。</p> <p>... 反手上了綁... 關在一間鋼骨水泥的石室裡。</p> <p>仰面躺胳膊壓得受不了，趴著睡吧，鼻子壓扁了，頭部轉來轉去，脖子都酸了，側著睡吧，兩隻手臂酥麻了，真是輾轉反側，徹夜難安。</p> <p>.....</p> <p>幸好第二天給我們鬆綁了，雖然仍然關者，滋味好過得多了！</p>	<p>錢廷祿，1988，(澎湖蒙難的回顧)，《山東文獻》14 (3)：12~13。</p>

		<p>不知隔了幾天，我們又被壓到緝馬灣，囚禁在一棟民宅的牛欄裡。</p> <p>……</p> <p>一進門，霉氣衝鼻、殘留的牛大便，牛尿的騷味，令人窒息。為了節省空間，便於仰臥，比較舒適些，我們都「打床腿」睡（一張床，分兩頭抵足而眠）以膠鞋做枕頭。（頁 13）</p>	
	2-6-3 畢生最好喝的一次水	<p>畢生最好喝的一次水</p> <p>「好，你是共產黨，你承不承認？」</p> <p>「報告法官我不是」一巴掌沒頭沒臉的就打了上來，打的我頭昏眼花，嘴裡還罵著我「幹你祖奶奶，你還想狡賴，你說，你是不是共匪南下工作團的？」</p> <p>「報告法官，我不是，連這個名詞，我還是剛才聽你說的」</p> <p>……幾番分辯後</p> <p>「來人哪！大刑侍候」我又被反手綁了起來，只是這次綁的不是雙手，而是兩個大拇指……</p> <p>昏死了，降下來噴些冷水，甦醒了，再升上去，上上下下，備受煎熬。我實在受不了了，但求速死，也不能忍受這等活罪，告饒求免：「我願意寫，我願意寫，求你們放我下來吧！」</p> <p>受刑過後，最感口渴，索水不得，幸虧隔院一位老太太聞之，給了我一碗水喝這，是我畢生最好喝的一次水，我也終生感激這位老太太。</p>	<p>錢廷祿，1988，（澎湖蒙難的回顧），《山東文獻》14（3）：14~15。</p>
2-7 漁翁島內垵國	2-7-1 告別學生生涯	告別學生生涯	趙儒生，（從海角到

小		<p>學校於 38 年 6 月 22 日在廣州登上濟和輪，經過三天兩夜的折騰，於 6 月 25 日抵澎湖，在漁翁島下船，駐入內垵小學。四十軍於 7 月 3 日派來隊職官，帶學生上山打柴燒飯，一股做仁做義。張敏之校長於 7 月 4 日要求就地上課，但 7 月 13 日即解散學校編隊入伍。當天下午編隊分散，軍隊派軍官到校點收新兵。張校長似未與學生說話，由苑主任集合同學講話，期間氣氛凝重，從此告別學生生涯。</p>	<p>天涯)，《山東文獻》23 (4)：119</p>
	<p>2-7-2 風雨前的閒情</p>	<p>風雨前的閒情 民國 38 年 6 月 25 日抵澎 在內垵國民小學住下，幾天之後，……。心想開學還早，就買了一支釣魚竿，約同學到海邊去釣魚。路上遇著兩位軍官，其中一位拖著河南腔說：「還有閒情釣魚呢！」我白了他一眼，不屑理他。另外一位插嘴說：「他還在作夢呢！」話中有話，我心裡在嘀咕。又一想或許他們是我們學校的教官，可能學校很快要開學，就沒有再去想它。</p>	<p>劉廷功，（歷史的烙痕（上）），《山東文獻》15 (4)：23</p>
	<p>2-7-3 剃光頭儀式</p>	<p>剃光頭儀式 軍中的幹部到學校裡來開始編兵，老師、職員、眷屬和女生及初中一年級身材矮小的同學到馬公新設山東子弟學校，其餘編入陸軍第四十軍三十九師一一五團、一一六團及師部炮兵營。 編兵後第一件事是「剃光頭」理髮。有位理完髮的同學手裡握著一把剪下來的頭髮，流著眼淚。我問他： 「哭什麼？」</p>	<p>劉廷功，（歷史的烙痕（上）），《山東文獻修訂版》15 (4)：23</p>

		<p>「身體髮膚受之父母！」</p> <p>「你以前也理過髮吧？」</p> <p>「沒剃過光頭！」</p> <p>「以後還會長的！」</p> <p>「你倒很瀟灑！」</p> <p>我突然領悟到，那天去釣魚時，路上兩位軍官說的話，原來他們早有預謀，只是我們被蒙在鼓裡。</p>	
2-8 桶盤嶼	2-8-1-地囚裡的刑求	<p>地囚裡的刑求</p> <p>到了桶盤嶼，我們六七個人被關在一間屋子裡，過了好幾天後，把我帶到一幢大房子裡，領著我穿過幾個房間，看到樑上吊著四個同學，有的在哭有的在呻吟，而後把我帶到院子裡，我的雙手被幾個兵反綁，一個兵爬上圍牆拉著我手上的繩子把我提上去，把雙臂拉到牆後，雙手再墜上一塊大石頭使前後重量平衡。雙臂被珊瑚礁砌的圍牆割破，血液透過衣服滴了下來。趙傳彬手持三八式刺刀，往我的大腿抽打，打到刺刀都彎了，我的兩腿已麻木不痛，後來我昏了過去，他們把水從我頭上澆下來，幾個士兵把我抬出去，醒來後兩條腿已變成黑色。第二天輪到巴信誠，他們用刺刀撬開他的嘴，用水壺往肚子裡灌水，水滿之後放我躺在地，肚子上壓上大石板，再往上加石頭，壓得上吐下瀉，大小便都出來了。</p>	<p>劉廷功，（歷史的烙痕（上）），《山東文獻修訂版》15（4）：29-30</p>
	2-8-2-罪惡嶼裡的遊戲規則	<p>罪惡嶼裡的遊戲規則</p> <p>大約過了四五天我又被從牢房帶到刑堂，約兩公尺的路卻相當</p>	<p>劉廷功，（歷史的烙痕（上）），《山東文獻修訂版》15</p>

難走，一看是我們的指導員張洪蘭，她詢問我們是否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我們否認並且表示從未聽過這個名詞，但卻要我們說假話，承認無中生有的事，並且還要填寫單子，另一位趙傳彬他拿起棍子狠打屁股，痛得我用手去搗，指頭差點被打斷，我還是沒有寫也沒有承認，叫我回去想想隔天再填，衛兵便將我送回牢房。

隔天再次到了刑堂，趙傳彬繼續審問我，我依然否認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然後他叫衛兵將我兩個大姆指纏上電線開始過電，電流一過氣血逆轉，好似萬箭穿心，全身抽搐在地上滾叫。如果一直不停電下去人會死掉，所以電一陣停一陣，我實在受不了要求停止過電願意填表，「你不必填了，你說可以我替你填」他不肯解下我手上的電線，問我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時間、地點和介紹人，這些我都無法作答，所以一次又一次地過電，問到我的職務我也無法回答，又繼續過電，情急之下說了「我是團長！」他們要我好好記住張敏之是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支團長，鄒鑑是第二支團長，劉永祥是第一分團長，叢藩滋是第二分團長，張世能是第三分團長，而我是第四分團長。並且要我答應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說是他告訴我的，並從抽屜裡拿出一張名單給我，這一堂就這樣結束了，我懷著沉重之心走出刑堂。

接下來又再換了一間牢房，是一間豬舍，因為地上太髒太濕，鋪了一層濕的花生蔓，共關了五六個人，躺下去不久全身都是

		<p>水，我站起來擦拭，衛兵就進來打人，命令躺下，大概怕我逃跑。有次夜裡突然警聲大作引起緊張，以為有人逃跑，原來是這個島上每年八九月有丁香魚潮，全島漁民都會拿漁具到海邊撈魚，他們滿載而歸卻帶給我們帶來一場虛驚。</p> <p>在牢裡住了八九天，每次都和過去一樣，翻供、過電再送回牢房、住過豬舍、龍王廟等牢房。</p> <p>……桶盤嶼！我給你改改名字，叫罪惡嶼吧！</p>	
2-9 湖西	2-9-1 匪諜的帽子	<p>匪諜的帽子</p> <p>在民國 38 年，從大陸撤退到台灣，驚魂雖未甫定，而在澎湖捉匪諜的戲碼不斷的上演，只要看誰不爽就花錢給他戴上一頂匪諜的帽子，而這頂帽子只要一戴上就永遠翻不了身，而審判的工具僅憑軍用電話和一張椅子，審判者就可以讓被審判者說什麼就說什麼。</p>	<p>楊學孜，（活在那個年代裡），《山東文獻》3（80）：93</p>